

战国名将之 李牧

雁翎 著

讲透
李牧一生未尝败仗的神话传奇

全景「再现」李牧在君臣、军民、
官兵、得失、攻防关系上的谋略思想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战国名将 之 李牧

雁翎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国名将之李牧/雁翎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11

ISBN 978-7-5125-0254-3

I. ①战… II. ①雁…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59250号

战国名将之李牧

作 者	雁 翎
责任编辑	戴 婕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19.5印张 380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254-3
定 价	35.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楔 子

箭雨、血腥、死亡，赵括重重地倒在了长平战场上。

在赵括生死迷离之际，他隐约听到了有人在呼唤着他：“夫君！夫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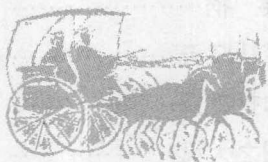
是琪妹，琪妹！我的好妻子。当年我娶你时曾说，你嫁给了赵国最优秀的男人。可如今我给你的却是一生的耻辱。琪妹，对不起，对不起……

赵括此时又回到了记忆中最难忘、最美丽的地方，那里曾有他最幸福时光。

邯郸城以北十里有片桃林，每当春暖到来便是桃林美景之时。在那桃花盛开的林中，枝头的花瓣沐浴在阳光之中，如同粉红之玉，晶莹剔透，和风轻轻，桃林阵阵微漾，阵阵馨香直透心扉，很甜，也很温馨。此时正有四个年轻男女在这片林中，一个是赵国马服君之子人称马服子的赵括，一个是平原君义女云琪，另外两个分别是邯郸军中的都尉李牧以及赵国公主月茹。这时，赵括正背靠桃树吹着笛子望着眼前美妙的可人儿云琪，而云琪则正抚着琴，两人正为李牧和月茹伴乐。月茹正展开双臂在漫天花香中翩翩起舞，落花一瓣一瓣地掉在她头上、衣上、影子上，就如同仙子下凡一般。李牧则在一旁舞剑相伴，他所施展的飞雁剑法飘逸潇洒，与月茹之舞相得益彰。望着这对璧人，赵括和云琪相对一笑，着实为他们高兴。武安君的故事又将从这战乱之世里难得的温馨中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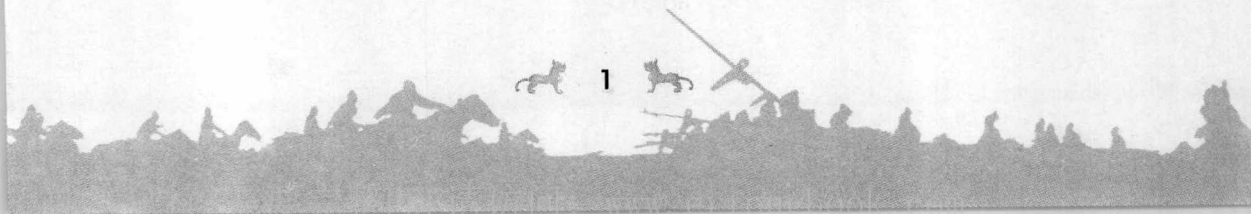


目
录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联姻匈奴.....	1
第 二 章 单于情	15
第 三 章 惊 变	26
第 四 章 归来去	35
第 五 章 李牧重生	46
第 六 章 伤离别	60
第 七 章 长平危局	74
第 八 章 国 殇	86
第 九 章 邯郸血泪	92
第 十 章 破 围.....	107
第 十 一 章 燕赵鏖战.....	115
第 十 二 章 远方来客.....	125
第 十 三 章 春平质秦.....	139





第十四章	出使秦国	151
第十五章	决战雁门	163
第十六章	塞北大战	179
第十七章	将 悲	197
第十八章	避 祸	206
第十九章	庞媛归天	218
第二十章	力挽狂澜	232
第二十一章	国之大义	247
第二十二章	血战番吾	256
第二十三章	义退韩魏	274
第二十四章	碧血英魂	284
尾 声		301



第一章 联姻匈奴

公元前268年，正是秦赵争雄日趋激烈的时候。赵国于阕与大败秦国后，国势空前强盛。而此时，北方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正在悄悄崛起。

赵国国都邯郸以北十里处有两骑正向邯郸城疾驰而去。两匹快马都是塞外宝马，其速如风。而两名骑者身着匈奴服饰，都只有二十多岁，英伟不凡。其中一人还手持赵国使者专用的符节。手持符节之人忽然对另一人大喊道：“大单于！就要到邯郸了，先停一下吧，我们这么急进邯郸有些不妥吧。”

原来另一人正是匈奴单于呼兰侯，他听便便停了下来道：“阿史摩，你这是怎么了。当年你和我在克鲁伦河畔大战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畏首畏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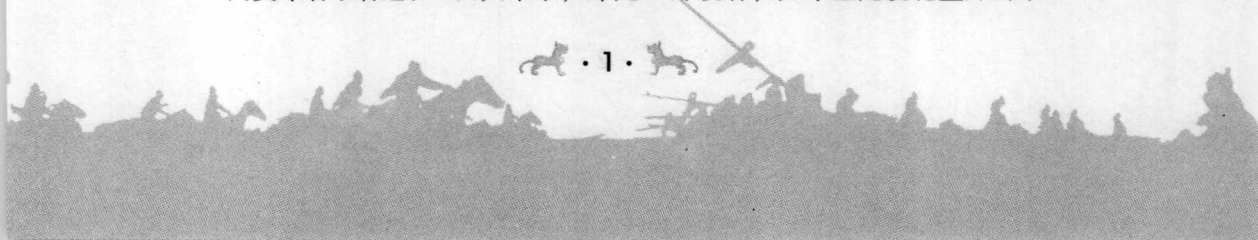
“大单于，那时的我只知好胜斗勇，眼里也只有自己的部落。可自从受到大单于的点拨，我才感到自己之前是多么的卑小，也从那时起我的心中也和大单于一样装下了整个匈奴部族的安危。如今大单于是整个匈奴的支柱，你有什么闪失，我匈奴便有灭顶之灾，我不得不慎重啊！大单于，还是我先去见赵王，如果可以谈你再见赵王，如何？”

“阿史摩，你也知道，我这次亲自来赵国是顶了众多族人反对的。我冒这个险实在是我们匈奴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与赵国通好一途。赵国之前虽也北进草原过，但如今他们致力于中原争霸，本就不想与我们匈奴交恶，何况他们自称礼仪之邦，应该不会对我不利的。我们的威胁只在草原之上，是东胡和月氏，甚至如今已经归顺我们的林胡、澹靺也不得不防，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威胁。”

“大单于说的是。那我们继续前行吧。”

两人放慢速度，缓缓向着邯郸而去。路上呼兰侯突然问阿史摩道：“阿史摩，快看那边有片林子，开的什么花？真是太美了！”

阿史摩看了看道：“回大单于，那是一片桃林，如今正是桃花盛开的季





节，里面定是一片美景。我记得那里是赵国男女定情的圣地，每年此时总有许多赵国男女到那片树林中，成双之人情定终身，单个之人寻找自己心中的爱人。”

“阿史摩，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

“说来惭愧，我三年前曾游历此处。也是这个季节，我在那片林中遇到了一名赵国女子，当时我们都彼此心仪对方，可后来……”

“后来怎么了？”

“那女子的父母认为我是蛮荒之地的胡人，配不得他家女儿，不同意我们之间的亲事，后来我们便分开了。”

呼兰侯听后笑了笑：“我倒不知道你还有这样的风流事。那个女子现在如何了？”

“谁知道呢？或许已经嫁人了吧。”

呼兰侯笑道：“看你那样子，眼泪都快出来了。”

“大单于，你倒是没个正经，还取笑兄弟我。”

“不过听你这么一说，那地方倒像是我们匈奴的安侯河源头那里，我很感兴趣，要不你陪我去游览一下。说不定还能碰到你那个老相好。”

“陪大单于去那是没问题。可碰到她还是免了吧。如果她到现在还在那里等着我便太苦了。”

“那我们走。对了，刚才你所担忧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从现在开始在赵地你不要以大单于称呼我。”

“那怎么称呼？”

“就以我弟的名字屠休称呼我吧。”

“好，我知道了。”

此时那片林中，赵括和云琪合奏的乐曲已近尾声，收起剑招的李牧凝望着月茹，见月茹正面带羞涩，如脂般的雪肤之下，隐隐透出一丝淡粉，看得李牧如痴如醉。月茹转身时一接触到李牧痴情的目光立刻心如鹿撞，顿时一个疏忽，竟然失足跌倒下去。李牧见状立刻上前一把抱住月茹细腰，扶住了月茹。此时两人目光再次相会，彼此呆呆地看着对方，一动不动，好久好久。

这时，赵括故意咳嗽了一声，取笑道：“花不醉人，人自醉。贤弟，你这样不累吗？”

李牧和月茹这才发现彼此失态了，连忙起身分开，两人的脸顿时涨得通红。

云琪调侃道：“赵括！你真是不解风情，没见到月茹妹妹和李牧正脉脉含情的，你还真忍心打断人家。”

赵括故意接道：“哎，是我不好。贤弟、公主对不起了。”



李牧连忙向月茹行礼道：“公主殿下，刚才李牧一时情急，如有失礼之处还请见谅。”

“李大哥哪里的话，若不是你及时援手，小妹我真要出大丑了。”

然而，云琪却轻轻叹了口气。

赵括不解道：“琪妹，好好的你叹什么气啊？”

“我是羡慕人家，看李牧对公主用情多深啊。”

“哇！你这该不会是嫌我这个夫君不够好吧？”

“哼！美你的。我还没过你门呢。”

“琪妹，还有一个月我们便要成亲了，你还真让贤弟和公主看我们笑话啊。”

“要想我嫁你，除非……”

赵括搞怪道：“不会吧，又来！”

云琪撒娇道：“对，我就是又要那样，如果你心中有我，便一定能找到我。”

“行行行！依你就是。不过以前有哪一次你能躲过我一刻以上的。”

“好，这可是你说的。”云琪说着便起身，跑到月茹身旁，拉着月茹便走。

月茹问道：“姐姐，这是要带我去哪啊？”

“我们在林子里藏起来，等他们来找。如果他们心中有我们，一定能很快找到。你也正好试试在你李大哥心中自己有多少份量。”

李牧在一旁听到后，立刻尴尬不已，只得看着云琪拉着月茹走了。

云琪回头对着月茹的侍女菀婷道：“菀婷，看着他们两个，别让他们偷看。你数到百后再让他们来找。”

“我……好吧……”菀婷为难道。

云琪和月茹迅速消失在了桃林之中。

赵括上来拍着李牧的肩道：“贤弟，我感到你与公主在一起时似乎总是有些忐忑不安。”

“小弟的那点心思果然逃不出兄长的眼睛。是啊，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太美了，美得就如同在梦中一般。如果不是当年兄长巡游北地之时将我荐于马服君，如今我依然还是雁翎骑中的一个无名小卒，哪会有今日的成就。其实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上天对我李牧的厚爱。如今你与云琪嫂子又让我认识了公主，我李牧的确找到了自己的真爱。但我出身卑微，真的有些不敢奢望。”

“李牧，你不要这样想。你的才能我和父亲都很清楚。之后，越来越多的赵人也会知道你李牧甚至胜过我赵括。至于自己的出身你不必太过介怀，你看当今朝内的文武之首蔺相如和廉颇，哪一个不是出身卑微，但大王却十



分信任他们，可见大王绝无门第之念。你缺的只是机会，他日有合适的机会，你再一展身手，定能让大王对你刮目相看，那时候你与公主的亲事便水到渠成。我和父亲也会帮你的，你放心。”

“那李牧先谢过兄长了。”

忽然，从远处传来月茹与云琪的惊喊。

“不好！”李牧和赵括顿时感到万分紧张，连忙取了剑向着喊声的方向飞奔而去。菀婷也紧跟着两人而去。

话说云琪和月茹钻入树林深处，两人边走边嬉戏。

云琪问月茹道：“妹妹，你感觉李牧如何？”

月茹含羞道：“好……”

“就这些？”

“就这些。”

云琪顿时大笑起来。

月茹知道云琪又在取笑自己，便道：“姐姐干吗又要笑我？”

“因为姐姐猜到了你的心事啊！”

“我有什么心事？”

“我呀知道，月茹妹妹你的春心动了！哈哈……”

“哎呀，姐姐你坏死了！羞不羞啊！”说着便来追打云琪。

两人正在林间打闹，突然发现对面有两名男子牵马而来，而且这两名男子都是一身胡人行装。这两个邯郸小女子，从未见过真正的胡人，只听说胡人喜好烧杀抢掠，看到后立刻惊叫了起来。

这两名男子正是呼兰侯与阿史摩。阿史摩见自己惊吓到了面前的两个女子，立刻右手合于胸前，行了一个草原之礼道：“两位妹子，请不要惊慌，我们并无恶意。在下是匈奴左谷蠡王阿史摩，奉大单于命出使赵国，这位是我的侍从屠休。”

阿史摩正在介绍呼兰侯时马上发现呼兰侯正呆呆地站着，眼睛紧紧盯着月茹，饱含着深情。月茹只感到呼兰侯此时的目光火辣辣的，自己根本就不敢正视他。

阿史摩看到呼兰侯这副模样，忍不住笑了出来，继续喊道：“屠休……屠休！”

“噢……噢！”呼兰侯终于发觉自己失态了，连忙道：“两位妹子，刚才失礼了。”

这时，李牧和赵括已经赶到，李牧连忙拔剑，站在月茹之前喝道：“大胆胡人，竟敢对月茹公主无礼！”

月茹见李牧如此呵护自己，心里只感到美滋滋的，躲在李牧身后微微



笑着。

而呼兰侯听到眼前之人竟然是赵国的公主，暗暗称奇，但他看出了李牧与月茹两人之间细微的情感，顿时有些妒意，对李牧道：“如此美丽的公主，只有真正的勇士才配守护她，让我来看看你到底有无这样的本事。”说着竟然取出胡刀向着李牧攻来。

李牧毫不畏惧，使出飞雁剑法与呼兰侯打起来，双方一交手彼此便感到对方武艺不凡，不敢大意。

月茹见李牧与呼兰侯斗得难解难分，心中无比焦急，生怕李牧有什么闪失，便问一旁的赵括道：“赵括大哥，李大哥看样子很吃力啊，他会不会有危险呐？”

赵括回道：“李牧在雁翎骑时，其义父卢源宏曾亲自传授飞雁剑法于他。如今他的武艺在我赵国已经是罕有对手。”

月茹听后，稍许放心了一些。

可赵括立刻又道：“只是……这胡人的武艺绝不弱于李牧，而且我看他似乎还留有余地。”

“什么！”月茹这时急得几乎要哭出泪来。

而此时阿史摩上前道：“几位不用担心，我的这个侍从就是一个武痴。他见这位兄弟出剑的招式不凡便有了切磋之心。你们放心，他不会伤害这位兄弟。”

赵括立刻问阿史摩道：“那你又是谁？”

“在下是匈奴左谷蠡王阿史摩，那位是我的侍从屠休。”

“阿史摩！是否就是号称草原第一勇士的阿史摩？”

“惭愧。所谓草原第一勇士是我年少轻狂时的妄语，不作数的。草原能称得上勇士的只有我们的大单于。在下根本不值一提。”

赵括感叹道：“你们匈奴可真是人才辈出啊。你的一个下人的武艺便已经如此之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只是刀剑无眼，他们久斗下去难保不会有失。”

“你说的对。屠休快停手，不得无礼！”

呼兰侯听到阿史摩对自己的呼喝倒是有模有样，立刻停手向阿史摩笑了笑：“是主人！”

然后，呼兰侯又对李牧道：“这位兄弟，刚才多有冒犯，还请见谅。”

“哪里。你的武艺远在我之上，却处处对我留有余地，不然我也不能全身而退，该感谢的是我。”

呼兰侯此时爽快道：“哈哈哈哈！不打不相识，以后我们就是朋友。”

这时赵括问阿史摩道：“不知左谷蠡王到我赵国来是为何事？”





“在下奉大单于命，出使赵国。”

“怪不得你持有我们赵国的符节。只是我近来从没听说过有匈奴使者要来啊？”

“噢，是这样的。因为事情紧急，我们赶路太急了点。你们边关传报的信使恐怕还在我们后面呢。”

赵括立刻大吃一惊，但他看了两人所乘之马，立刻笑道：“两位有如此宝马，怪不得我赵国飞骑传书都没你们快，果然不同凡响。”

“我等塞外粗人，让公子见笑了。”

“这样吧，我乃赵国马服君麾下中军司马赵括。你们两位远来是客，就由我先带你们去邯郸的外使驿馆安顿好，并将你们之事禀告大王，让大王明日早朝召见你们。”

“赵括……可是人称马服子的赵括？”

阿史摩竟然能说出自己的名号，赵括也惊奇道：“怎么，你们匈奴人也有人知道我。”

阿史摩笑道：“难道就只能你知道我，而我却不能知道你吗？马服子深通兵法，我虽在匈奴也知道兄弟大名啊。有机会还想讨教一下用兵之法啊。”

赵括见自己名声竟然如此之远，顿时感到乐滋滋的，大笑道：“兄弟折煞小弟了。往后你们的事便是我的事。贤弟，你送琪妹和公主回去吧。我要照顾两位使者。”

李牧回道：“兄长，小弟知道了。两位使者请。”

呼兰侯与阿史摩于是跟着赵括离开桃林，临走时，呼兰侯总是不停地看着月茹，让月茹感到很不自在。

在场的人并不知道，这次相遇竟然造成了李牧、呼兰侯、月茹乃至匈奴与赵国几十年的爱恨情仇。

第二日，赵王在早朝正式召见匈奴使臣。呼兰侯与阿史摩先在殿前向赵王何行礼，阿史摩道：“拜见赵王殿下，我为匈奴左谷蠡王阿史摩，奉大单于之命特来出使贵国。”

“那贵使来赵国是为何事？”

“禀赵王，一来希望与贵国建立邦交，二来希望能开通边贸，互通有无。”

阿史摩刚说完，朝上便有几名大臣笑了出来。

阿史摩不解道：“几位大人，我的话有什么好笑吗？”

其中一名大臣不屑一顾道：“蛮夷之邦，从未受过礼仪教化，何来邦交。”

“你这话欺人太甚！”阿史摩正要发作，一只强有力的手搭在了他的肩



上，让其退下，正是呼兰侯要亲自上前理论。

呼兰侯道：“这位大人，我就不明白了，何谓礼数？数月前，我们匈奴曾派人传信你们赵国，希望你们赵国能派使者出使我们匈奴，以建立两国邦交。可你们赵国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出使我们匈奴，只是让传信之人将你们赵国的符节带给我们匈奴，让我们派人来。今日，我们按照你们的礼仪，派来使者，却受到如此嘲弄，到底是谁没有礼数？”

赵王听后立刻对那大臣喝道：“匈奴使臣远道而来，不得无礼。快退下！”

那大臣只得应声而退。

呼兰侯接着道：“匈奴、赵国习俗、礼仪各有不同，但两国交往重在诚意，只要诚意到了，我想两国是完全可以成为朋友的。”

刚才被喝退之人似乎还不太服气，立刻道：“匈奴使者，我似乎看不出你们到底有何诚意。”

呼兰侯听后笑了笑：“诚意……好！那我就直说了。其实我就是匈奴单于呼兰侯，为了与贵国缔结邦交，亲自来赵国，这个诚意够吗？”

呼兰侯话音刚落，朝上众大臣大惊，他们没想到匈奴单于竟然有如此胆量，竟敢亲自来赵国。

比朝上大臣更加惊惧的是阿史摩，他惊呼道：“大单于！你……”

呼兰侯却笑道：“阿史摩，不要紧张。我看得出来，赵王是仁义之君，绝不会做出像秦国那样扣押他国君主的不义之举。”

赵何看着眼前的匈奴单于如此年轻，可气度却着实不凡，不禁暗暗佩服，于是道：“大单于亲自来我赵国，这份诚意世间罕有。大单于放心，你为两国邦交而来，寡人一定会以君王之礼相待。只是，不知为何我赵国竟然有如此大的面子，两国邦交要大单于亲自前来？”

“赵王，我们匈奴人说话喜欢直来直去。其实如今我们匈奴处境十分艰难，因为我们匈奴各部统一不久，这让东胡和月氏两族十分畏惧，他们对我匈奴一直怀有敌意，如今为了遏制我们匈奴已经从东西两个方向断绝了与我匈奴各部的商道，而我们北面又是极寒之地，根本没有人迹。大王应该知道我们草原部族物产匮乏，许多物品必须通过货物交换取得。边贸一断，族人生计将极为艰难。事关匈奴存亡，故而本单于亲自出使赵国，望赵国能体恤我匈奴百姓，开通边贸，我们将以最好的物产与贵国交易。若赵王应允，匈奴全族将感激不尽。”

一旁的廉颇早年一直与胡人交战，故对胡人也是抱有一些偏见，此时站出来问道：“大单于，在下廉颇有一事不明，还请赐教？”

“将军请讲。”





“你们胡人要财物的话劫掠就行了，何必大费周章？”

呼兰侯听后大笑道：“这位将军，你的话我听明白了。我知道，中原之人大多都是这么看我们草原人的。这也难怪，我们草原部族物产本就匮乏，很多物品都无法自给，而战争抢掠是最容易也是最快获得财物的途径，这逐渐成为我们草原人的处事方式，特别是遇上灾害之年则更是如此。战争确能让我们瞬间变得财物充裕，但这只是一面。其实我们草原上已经不知道消失了多少部族，很多都是因为太过依赖武力，一次战败便无以为继，结果遭致亡族之祸，这样的教训，我当然要汲取。更何况我草原部族的敌人只在草原之上，绝非你们中原之国。故我对你们赵国确实抱着一颗友善之心，还望赵国的君臣能够明察。”

呼兰侯的话毫无造作又很在理，廉颇听后也不得不心服道：“没想到大单于竟然有如此独到的眼光。廉颇相信你的诚意。”

赵何见廉颇都认可了，便对呼兰侯道：“大单于，寡人决定同意与你匈奴设置关市开通边贸，并希望能与你匈奴世代友好，永为兄弟之邦。这将是两国百姓之福。”

“谢赵王大义。既然赵王想让我们两邦永世修好，本单于有一个建议。”

“噢，大单于请讲。”

“本单于至今仍未婚配，希望能迎娶赵国公主立为我匈奴大阏氏，使我两邦能成为血亲之盟。不知赵王意下如何？”

“大单于的提议我会认真考虑。”

“赵王，本单于还没说完，如果赵王答应我的提议，我希望能迎娶的是你赵国的月茹公主。之前我曾有幸与月茹公主有过一面之缘，她的美貌让我终身难忘。我们匈奴人对情爱之事向来直接，如有冒昧还请赵王不要见笑。”

“哪里。难得大单于如此钟情于小女。在两天之内我必会给你答复。”

“那我就敬候佳音了。”

“大单于，今夜我会备下国宴为大单于洗尘，还望大单于能够赏光。”

“能受赵王如此款待，真是让本单于受宠若惊，到时候必将以我匈奴男人的热情，以酒谢过各位。”

“哈哈哈哈哈，大单于真是豪爽之人。”赵何谈笑之间，望了一眼殿下的蔺相如，奇怪这位一向不舍余力为国分忧的辅弼重臣此时依然是隐而不发。

于是在朝会散后，赵何单独召见蔺相如，询问此事。

“相如，为何今日你在朝会上沉默不语，这不太像你平时啊。”

“臣是在察言观色，看看这匈奴单于到底是何许人物。”

“寡人也正想问你，毕竟我对匈奴之事知之甚少，特别是这个单于又那么年轻，他的底细我一无所知啊。”



“臣也只是略知一二。匈奴在草原上族人最多，但部落林立，一直处于内乱不止的状态。由于族人不能一心，经常受到月氏、林胡、襜褕、东胡等部族的欺凌。十多年前匈奴栾提部落的首领图伦统一了匈奴各部，成为部族之王，号称单于。匈奴的统一使月氏、东胡等部族都对其心存畏惧，不敢再去侵犯。然而，匈奴兴盛之时，单于图伦突然暴毙而亡。图伦死后，其弟乌羯继任匈奴单于之位，但乌羯即位后便要杀图伦的妻儿，而图伦的妻子乃匈奴另一大部落伏兰部首领的女儿，她在死前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自己父亲的部落，保住了图伦的血脉。乌羯的做法激起了匈奴各大部落的不满，同时他又私欲膨胀，万事都以自己部落的利益为先，使匈奴其他部落逐渐背离了他。匈奴部族又一次陷入纷乱之中。而东胡、月氏则乘此机会大肆掳掠匈奴各部，让匈奴族人苦不堪言。就当人们都以为匈奴又将沉沦之时，图伦的长子呼兰侯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在其外祖父统领的伏兰部的支持下，返回栾提部夺回了单于之位。之后，呼兰侯通过武力征服了匈奴各部，重新统一了匈奴。据说呼兰侯对匈奴各部族人一视同仁，赏罚分明，同时体恤弱小部落的困苦，赢得了匈奴全族的拥戴，成为更胜其父的草原之雄。月氏与东胡两大部族对匈奴的再次崛起十分忌惮，一心想扼杀匈奴。所以呼兰侯此时想与我赵国联盟确实是有其真心的。”

“那你对呼兰侯这个人怎么看？”

“之前传闻呼兰侯智勇兼备，如今看来，所言非虚啊。他年纪虽轻，但见识不凡，且胆色过人，身上尽显英雄之气。”

“不错，我从他身上隐隐看到了当年我父王的影子。”

“此人若为盟友将是强大外援，若为敌手将是我赵国大患。而且我还有一个担心。”

“相如，你还有什么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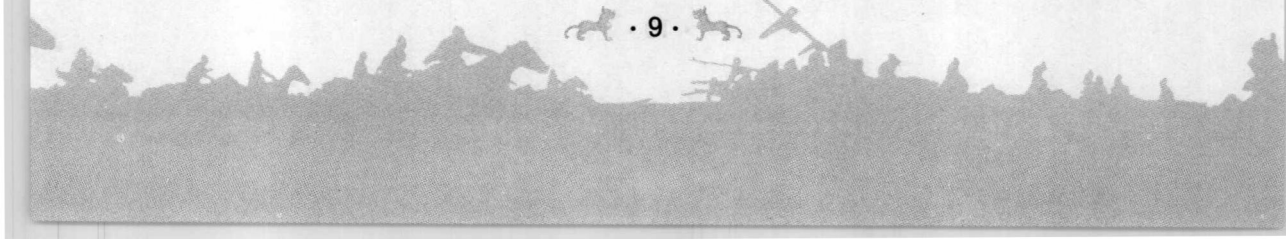
“如今林胡、襜褕都臣服于匈奴，匈奴势力范围已经与我赵国和秦国相邻。他们对秦国怀有戒心是因为秦国曾扣押楚怀王，诱杀义渠王，故而首先想与我们交好。但如果我们不能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很有可能会转向秦国。”

“不错，是这个道理，看来只有联姻一条路可走了。”

“可是大王，月茹公主是你最喜爱的女儿，你真忍心让她嫁到寒苦之地？”

“她生在王公之家，便已经注定终身大事不能由自己做主了。”

这日晚上，在赵国为匈奴单于呼兰侯设置的国宴上，赵何上前向呼兰侯敬酒道：“大单于，今日你与我所提亲事经我考虑再三，决定将公主月茹许配给大单于，希望两邦能够永世盟好。好事既成，大单于我们干了这杯。”





“多谢赵王如此看得起我们匈奴。我必将全心实意来爱月茹公主。之后匈奴与赵国便为兄弟之邦。林胡与襜褕我尚且不能保证，但匈奴本族之人我保证在我有生之年绝不与赵国为敌，如违此言天地共诛。”呼兰侯说完便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

“好！不过大单于，小女自小从未离开过邯郸，如今却要到如此之远的地方，以后要想见一面也是要很长时间，寡人想让小女再多陪我数日，待我择了吉日立刻送小女到匈奴与大单于完婚，如何？”

“这个自然，赵王爱女心切我很理解。那我明日先回匈奴王庭安顿一切，静候公主大驾。”

“嗯，我这个小女以后还要请大单于多多照顾。”

“我自会以自己的全部来爱护她，请赵王放心。”

来日，赵何寝宫内，得知自己即将远嫁匈奴的月茹急冲进父王的寝宫内，苦苦哀求自己的父亲，希望他能改变主意。

月茹抱着父亲的腿哭喊道：“父王，女儿不要嫁到匈奴去，女儿不要啊！”

赵何静坐着神情漠然，此时的他仿佛一夜之间衰老了十多岁，面容十分憔悴，而月茹依然在哀求着：“父王，你真的不要女儿了？”

其实赵何此时眼中早已老泪纵横，双手轻抚着女儿的脸庞道：“孩子，父王又何曾舍得你啊！”

“那父王为何又忍心将女儿嫁到匈奴，嫁给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人？”

“孩子，你心中所想，父王不是不知道。那个李牧父王其实也很欣赏，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也很愿意将你许配给他的。不过，为了赵国你们必须放下这段缘分。你忘了李牧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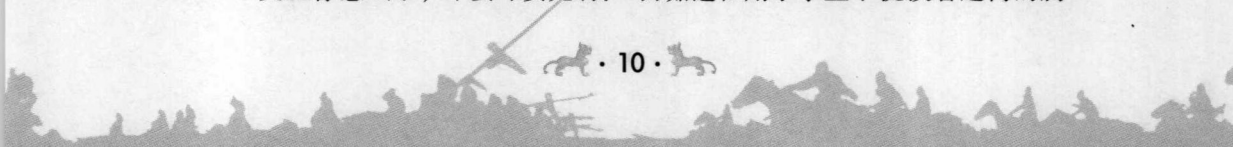
“女儿做不到！”

“月茹，你既然身为我赵国的公主，那就注定你最大的幸福便是给赵国所有的国人带去安宁，这就意味着牺牲，为父希望你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父王，你从小便疼爱女儿，凡事都依着我。可如今父王对女儿而言真的好陌生，这是为什么啊？”

赵何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道：“孩子，你别说了。父王现在的心中也难受啊。记得你爷爷曾叮嘱为父我，为王者不能为亲情所累。可真做起来实在太难了，就算你爷爷当年离开之时亦是饱含对父王我的舐犊之情，哪里真正能做到斩断亲情。父王如今要亲手断送你一生的幸福，我……我……”赵何说到这里剧烈地咳嗽起来，越咳越厉害，他以手捂嘴，竟然咳出了血来。他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气也喘不上来。

“父王你怎么了，不要吓女儿啊！”月茹连忙用手掌上下抚摸着赵何的胸





口，让他气息稍微顺和一点，过了好久才让赵何缓过来。

“父王，女儿去叫御医。”

赵何拉住月茹的手道：“不用了，父王对自己的病很清楚，等下就没事了。”

月茹看着如此模样的父亲顿时愧疚万分，跪下道：“父王，女儿不孝，明知道父王为赵国日夜操劳成疾，还不知体恤父王的难处。父王，你放心吧。女儿不会再让父王忧心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只盼父王能早日好起来。”

“月茹，我苦命的孩子。父王对不起你！”说着抱着月茹一起大哭起来。

此时父女两人还可以相互依偎着共同承受分离的苦痛，但邯郸军营内的李牧却只能独自忍受着一切。

李牧自知道月茹要出嫁的消息后便独自一个人躲在自己帐内不再露面。

赵括怕李牧出事进帐去安慰李牧，一进帐便闻到一股刺鼻的酒味，只见李牧趴在案上，周围都是已经喝空的酒坛，此时的李牧双眸布满血丝，脸上尽是胡茬，他在低沉沙哑地念道：“月茹……月茹……”

赵括见李牧这副模样，心中也很是难受，他深知李牧此时的痛苦，可他不想再让李牧这样下去，一狠心，将旁边一盆凉水一下浇到李牧身上，并大喊：“喝！喝！喝！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

被浇醒的李牧，见是赵括便痛苦道：“兄长，你为什么要弄醒我，你知道当我清醒时有多痛苦！”

“可你能醉到几时啊！事已至此，你再伤感也是无用的，还是看开点吧。”

“我知道……我知道……喜欢上公主对我来说，本就是一场梦。我李牧哪会有那样的福分，配得上公主。”说话间，李牧已经哽咽起来。

“我和云琪说好了，今夜把你带进宫去，见公主最后一面吧。”

“那不是让公主更伤心吗。她就要出嫁了，这样做对她不好，还是免了吧。”

这时，帐外有人禀道：“禀告大人，方才宫中来人，召你进宫觐见大王。”

“好，我知道了。”李牧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也是一惊。

赵括马上对李牧道：“贤弟，大王这个时候召你入宫，一定与公主出嫁匈奴的事情有关，你千万要小心应对。”

“我知道。我得走了。”

李牧整理了一下衣装便急忙进宫，路上一直在猜度赵王到底是何用意，但始终想不出来。赵王应该知道两人之间的感情，但也不至于因此而归罪于李牧啊。